

史達林侵新三部曲之十

游擊計劃波折多

李郁塘

新疆變亂中的人與事

民國卅八年五月初，在西北軍政長官公署改組時，筆者所擬以堯（樂博士）易鮑（爾漢），換陶（峙岳）成馬（呈祥），扭轉西北，安定新疆的方案。雖因陶峙岳嚇阻馬步芳，從中破壞未能如願。但西北大局前途，仍未絕望。如趁馬長官就任之際，能將驍勇善戰，馳譽全國的馬家軍中兩項缺點——參佐人才不濟，通訊器材缺乏。及時予以補救起來，仍可倚為西北長城。進而威迫華北，挽救東南；坐則可以維持西北成為小康局面。即使西北不守，退而也可以利用青藏高原的險要地形，來固守西藏一地，成為全國最後的一片乾淨國土。遠顧環境，近窺實情，能及時補救馬家軍中的缺點者，僅有軍統局派駐西北各省的處站，正有此長，具此資格。

力促軍事情報合作

筆者與念及此時，正是匪軍攻陷華北兩大孤城——山西省會太原市與山東良港青島市之後，

毛酋澤東在北平得意忘形，沐猴而冠，正大喊大叫，南渡長江，西取西京之時，軍統局為了應變，乃下令召集各省市的負責人，齊集首都局本部，共商對策。新疆情報站長，雖遠在萬里之外的迪化市，仍不例外，也趕赴南京參與是項會議。新疆情報站務，遂由副站長石玉貴先生全權代理。而石副站長籍屬甘肅，與馬長官誼屬同鄉。如能乘他代理站務之時，與馬家先搭上關係，自屬最理想的橋樑人物。再加石副站長是先我一期的特警班學長，平時就過從甚密，無話不談。現在時局緊張惡化，他應負起挽救的責任。而挽救最有效的辦法，就是新疆情報站先與騎五軍合作起來，然後再延展到甘青寧等省全部合作。於是遂擇一週日，過站走訪。當我倆會到面後，就將我的構想和盤托出。石副站長聽畢我的說明後，認為茲事體大。以他代理站長的身份，不敢逕行作主。但認為我的方案，不失為挽救西北大局，最有效的良策。在石副站長一半贊許，一半婉

拒的情勢下，我倆商討的結果，最後走訪時任迪化市警察局劉漢東局長，來作決定。因為劉局長應變有術，經驗老到，不僅是軍統局的資深同志；而且是馬軍長的好友。要使此兩大實力合作，劉漢東就有一言九鼎之效。於是我倆就連袂走訪劉公館。不意劉局長也因時局緊張，籌思對策，去走訪城防司令羅恕人將軍，與騎五軍馬呈祥軍長等，不在家中，未得晤面。

當時彭匪德懷率五十萬匪軍，在攻陷山西太原市後，正扭頭調向渡過黃河，猛撲西京市。西北大局非常險惡。為了挽救險局，萬事莫如軍（統局）馬（長官）合作急。因而翌日週一上班以後，首先拿起電話機，就與劉局長取得連絡。說明昨日曾過訪落空，因有一件非常重要事件，得向他面商。請他留局相待。劉局長素知我是無軍階級。話後就派他的座車，前來民政廳接我倆。因情報站就在附近的鄰巷內。我就再以電話邀約石副站長乘車同去。不意石副站長，竟以站務

太忙，無法分身爲由，予以婉拒。不過最後帶過一句尾語，只要劉先生同意，他也會同意。要我一人前去。我的軍馬合作構想起因，完全是基於石副站長代理站務而來。於今當事人不參與其中，使我大失所望。當時劉局長座車已到民聽院中相待，只好一個人快快地去。俟我到了警局會到劉局長後，說明石副站長因公務纏身，無法分身前來外，就開門見山，將軍統局派駐西北各省處站的人力物力，全部與馬長官精誠合作，以便取長補短，加強西北抗匪實力的方案，和盤托出。劉局長深思了一陣以後。就一半讚佩，一半感嘆地說：

「老兄挽救西北大局的構想，非常高明有效，我是百分之百的贊同。可是就我所知：蘭州長官部第二處的胡處長，新疆情報站的饒站長，他們有他們的任務和秉承，在沒有獲得充份援助之前，是不便逕自行動的；何況，馬家軍也不見得就肯如此做法。你的方案雖好，但事到盡頭，做不成辦不到？又將奈何？」當時我聽到劉局長話，非常洩氣，但不能就此停擺，乃接下又說：

「事情尚未着手，焉知成與不成，只要劉先生認可贊同，就有一試的價值。大敵當前，國難臨頭，救亡圖存，人人有責。何況我們身負治安的人，也得盡盡人事才行呀！我提此一方案，也是爲了盡我的人事。不過此案如由我向胡饒二公提出，因爲人微言輕，他們可能不予重視。如由劉先生向他二人提供的話，就又當別論，可能採納。如此案真能實現的話，大而言之，可以保住西北，小而言之，至少可以固守西藏。爲國保有一片乾淨土，爲我們身爲國特的人，找到一條生

路。」

劉局長聽畢我最後的請求後，未再回言，僅點了一下頭，算是答應下來。我倆第一次的會談，就此結束。

大家贊成堯樂領導

這時軍統局全國應變會議，因南京局勢吃緊，改在上海舉行。時逾一週，饒站長由上海搭機返回迪化。在往昔凡有重大情節，情報站均邀集迪化附近各單位首長，開會藉商對策。劉局長與筆者也常應邀參與會議。但此次上海會議，當屬重要會議無疑。饒站長返迪以後，理應召開各單位首長會議，簡報此會宗旨才是。但一反常態，竟保密起來。筆者此時，倒不急於上情下達，因上情不一定適用於下級。反而急於下情上達。好讓饒站長採納我所擬「軍馬合作方案」，以便保衛西北大局。我的內心雖急，但不便逕行去晉見饒站長陳述已見。原因是拜托劉局長在先。於情於理，得須等待劉局長的回話，才合作人處事的禮貌。在時過一週，我又前往市警局去拜見劉局長，一見面我就提出主題的說：

「饒站長回來已快一週了，上次我拜托的事，想道公（劉局長字道中）已轉達饒站長，不知結果如何？」

劉局長一聽我言，先打了一個吸溜，然後才很洩氣的說：

「上次我已說過，他有他的任務和秉承，說了也不見得有用，因此我還未向他言及此案！」
「人家都是一省一市的單位主管，而你老兄

在新疆，雖係掌理全省警政業務，畢竟不是軍統局的單位主管，何必多有言語呢？」

「我的多言，大而爲國，次而爲團體，小而爲個人，求生存找出路，那還有不對的地方！」

「老兄不要再激動了，對於軍統局與馬長官合作一事，你不要再存奢望了！於今共匪已下西安，正轉過鋒頭猛撲蘭州。即使想合作，在時間上也來不及了。你如有辦法要自己去去做，不要再靠別人。你雖是好心，但別人以爲是壞意。你又有何說？」

劉局長一向料事如神。他說無望，就是事到盡頭。我當然不便直說什麼話了。但我對匪鬥爭，仍不就此低頭認輸。乃接下又向劉局長說：

「我們身在新疆負責治安的人，不能聽任陶峙岳與鮑爾漢任意擺佈。等他們拱手讓敵，將我們作爲降共禮物，先作階下囚，後送任死城。我們也得想個對抗的辦法才行呀！」

「此時此地，老兄還有什麼對抗的好辦法呢？」

「當年陳毅、劉伯誠二匪，在山東河南兩省那麼小的地區內，居然藏藏躲躲打了十年游擊戰。於今我們在新（疆）青（海）藏，這麼遼闊的地方。爲何不能打他個十年廿年游擊戰呢？」

「打游擊要有人馬才行呀，你的人馬在那裏？」

「哈薩克人就是天生的游擊隊。既有人馬，也有槍枝，只是領導人的問題。能找出領導人，即時就可成立！」

「你有把握能找到領導人嗎？」

「能找到，有把握！」
「你想找的是那些人呢？先說出來，讓我看！」

「如財政廳長賈尼木汗、阿山專員烏斯滿，都是哈族中的反共領袖。尤以哈密專員堯樂博士，是反共抗俄的硬漢。已被史達林視為眼中釘肉中刺，非拔去不可。我與他的情誼，不論公私，都够關係。只要我去哈密促請他出而領導，一定可以成功無疑。」

「太好了！我贊同，趕快去！」

趕到哈密面報計劃

劉局長三句話，九個字，對我的鼓勵非常大。當日就以送眷返哈省親為由，先向民政廳王會善廳長，請准短假。並向副科長作了全盤交代，準備一去不返。但我出任科長，並非由王廳長直接下令荐派的，其中還經過中央明令荐派一幕插曲。雖然在民國卅六年底區局奉令撤銷時，王廳長曾面邀我担任斯職，適是年民選專員產生，各專員公署編制隨之擴大。堯專員有鑑於我任區警察局長，甚獲各族居民贊譽。遂邀請我出任專署民政廳長之職。遂向王廳長婉謝。此事過後不久，軍統局派駐迪化情報站長饒鐵珊先生，為了在民政廳內佈下一顆有力棋子。乃逕電中央警察總署，請准唐總署長荐派我出任新疆民政廳第四科科长，俟唐署長的電令到後。不得不向堯專員請辭哈密專署民政廳長之職，趕赴迪化就任新職。於今我因時局惡化，要打游擊，必需奔波忙碌得辭去此職，不能不向當年荐派出任此職

的饒站長，透露一點去意，好卸仔肩。於是當我翌日前往中蘇公司購妥返哈機票以後，逕去情報站向饒站長去辭行。見面以後我倆就在他的辦公室內，隔桌對坐下來，因我前來辭行，坐下後就說：

「我明日要送眷返回哈密，今日特來辭行。」

「你家人在迪化很好，為何要送眷返哈呢？」

「時局如此緊張，有眷在身是個累贅，送到娘家有人照管，自己就一身輕了，好準備應變！」

「你的應變辦法，想好了沒有？」

「已構想了多時，但未能如願。挽救西北大局最有效的辦法，就是軍統局派駐西北各省的處站，全力與馬長官精誠合作！」

我終於說出此一構想，可是沒有結果。當時彭匪德懷正率五十萬匪軍猛撲蘭州。軍情非常緊急。欲想合作，也為時已晚，僅是試探性質。我前來辭行，主要用意是透露一點打游擊的苗頭，好讓他在電台方面多多幫忙。於是我接又說：

「即使現在與馬家合作，為時已晚，無法進行了。我們身在新疆的人，現在唯一求生之道，就是組織游擊隊之一途了！」

「局本部未曾有此指示，我未便辦理！」

第二天我就搭中蘇機送眷返回哈密。當天下午就去專署晉見堯專員。堯老一見我面，也因時局緊張，第一句話就提到時局上說：

「內地消息如何？」

「南京失守、西京陷落！大大的不好！」
「你由迪化回來，你看我們新疆前途如何？」

「不歸俄，就歸匪。總而言之，我方難保！」

「新疆前途，既然如此。不悉軍政當局有何打算？」

這時我才將外交署劉特派員的諫言密語，向堯老從頭至尾，和盤托出。並言明我兩次阻止南疆視察團出發的苦衷與原委！當他聽畢此中曲折內幕後，才大驚失色，又兼責備的說：

「那你為何當時不向我報告說明呢？」

「您老是個直性人，我如當時說明此事，您那能忍得住。一定要找鮑爾漢當面去質詢。這是史達林的密旨，鮑爾漢怎敢承認。必假禍到我的頭上，指責我挑撥離間。就可將我處死，我如當時說了，豈不是自己去找死嗎？」

「國勢省情，既然都這樣的壞，那我們該如何應變呢？」

「除了組織游擊隊，別無生路！」

堯老立刻安排人事

堯氏在民國廿年，因反對新疆第二任省主席金樹仁的暴政，曾過了三年游擊生活。游擊生活雖苦，但仍能保命。現在為了保命，再過游擊生活，當無難色！於是在聽畢我的建議以後，接下就說：

「我看你不必再回省城了！留在哈密幫我擬個游擊計劃，早些準備應變吧！」

堯老的這句話，原是我的本意，當然滿口答應下來。在離開專員公署後，就去拜會警備總部派駐哈密情報站長毛君強兄。毛兄與筆者係中央警校蘭州特警班同期同學，向稱莫逆知無不言。當我提出堯專員要組織游擊隊一事，毛兄大表同意。我倆當即擬出組織新疆反共游擊總部大綱。由堯專員擔任總司令，財政廳長賈尼木汗、阿山專員烏斯滿，二位哈族領袖出任副總司令。每人各轄一軍，並兼軍長。每軍三師，每師三團。師團長人選，在哈族由部落首長兼任，大者為師，小者為團。在維族方面，由縣長擔任師長，由鄉鎮長擔任團長。當時的情況是哈族有人有馬也有槍枝。在維族方面是有人有馬，尚缺武器，就須設法要向駐新國軍去挪借。至於游擊隊的補給，已不能依靠城鎮，必須仰仗遊牧，而遊牧生活，就得依靠水草而定。而新疆的水草地是點線，不是面，因而不宜集中。尤以地面遼闊。同時為了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，每一軍師，都必需備有電台。才能便於指揮與聯絡。以三軍九師再加總部來說，起碼需要十三部電台才够分配。當然愈多愈好。俟大綱擬妥以後，我倆為了集思廣意，同時也要找一位繕寫人員，乃連袂去拜會軍統局派駐哈密情報組的厚振中組長。厚組長是甘肅籍，也是後我二期的特警班同學，他在哈密的掩護工作，都是由我經手安排好的。關係非常密切，如此大事，當然也須和他商討為妥。當我將來意說明以後，厚組長也認為此時此地，除了打游擊也別無生路。當我將擬好的游擊大綱交他過目後，並請他負責整理繕寫。俟翌日成冊後，我和君強兄

乃持冊去面見堯專員看過後，甚表贊同。堯專員為了今後便於行事，竟面派君強兄出任哈密專員公署主任秘書之職。原任主任秘書英範新氏，被調任為哈密師範學校校長。對於我在專署的安排更上層樓，出任哈密專署副專員一職。原任漢族副專員陳守平氏因案撤職。這些調動公文，均由筆者起草，再由君強兄繕清，蓋上專署大印，編入哈密專署發文號碼以後，連同游擊計劃，一併交由我們二人，趕搭第二天的中蘇班機，飛到迪化展開明暗的活動。明的方面，就是君強兄出任哈密專署主任秘書向省府備案，與請省政府派員改選哈密副專員之事。除將公文交到省府秘書處後，去等下文。至於能否成功，全不在意。我倆只希望在暗的方面，能順利獲得槍枝與電台，就算不虛此行了。而獲取電台的唯一途徑，就是向情報站請求撥派。就在那天西北重鎮蘭州市，也被彭匪德懷所率匪軍攻陷，時局非常緊張。在新疆求生的辦法，只有打游擊的一途。那時我們將新疆反共游擊計劃方案，放在饒站長的案頭上。他遠顧三面被共產勢力包圍的環境，近窺新疆反共人士的實情。自會衡情度勢，予以援助十部八部電台。乃是順理成章的事，詎料饒站長此時却向我說明：

「通訊器材是情報人員的第二生命，在未奉到上級命令之前，不可輕易出手給人。」

返迪洽借軍火電台

向情報站請撥電台碰壁以後。我和君強兄就連袂去拜會迪化市警察局劉漢東局長，請他從中

幫忙，向駐新國軍首長們，請求援助游擊隊槍枝彈藥的事。因劉局長和馬呈祥軍長，與羅恕人司令等，一向過從甚密。因為時局緊張，當可從中商量，助成此事。時過一日就有佳音送來。這時蘭州陷匪，馬軍長援蘭州之事已成過去。正準備將騎五軍撤退青海省西部，柴達木盆地與葛達蘇齊老峯等地，進行游擊戰以求生。屆時路經哈密時，可以留下半數槍枝，約五千餘數留給堯專員，以便相互配合，在新青藏三角地帶展開抗匪游擊戰。當時騎五軍的眷屬也紛紛乘車東行，證明騎五軍返青之事，已不在遠。我和君強兄由哈來迪求援之事，因槍枝有了着落，也算不虛此行。遂於九月初的一個週一中午買好返哈機票以後，就去情報站辭行，同時索還游擊計劃，一以保密，二便向堯專員作交代。當我倆到了情報站時，饒站長正被陶時岳召去，因為時局惡化，新疆難保。凡是效忠國民政府的軍政大員，均不宜留在新疆。陶時岳已電胡宗南將軍，迅派專機來迪接運。情報站長自當列入此一名單之內。遂也分到三張離新機票。靜等飛機前來，就可離新。此時只有正副站長留站辦公。會面以後，我一揚手中購妥明日飛哈的中蘇機票，同時用着含有玩笑，也有諷刺意味的話向他說：

「我倆明晨就飛返哈密，雖沒有電台，仍可打游擊。」

石副站長學養俱佳，他還是不愠不惱。一面用手拍着我的肩頭，一面微笑的說：

「此時此地，快坐下來，我們三人商議應變之策，我來作東，買酒請客。」

老同學們奠酒論事

在我倆甫行落座，先有前阿克蘇區警察局劉治同學（特警班第一期），繼有時任新疆警備總部第二處第二科長方永剛同學（特警班第二期），都因時局惡化，前來站本部探聽消息。於是我們五人就圍坐在一個小圓桌旁，邊吃邊談。一開始都是各舒己見。第一個發言人是劉治同學，他說：

「現在蘭州陷匪，西北大局危殆。我們新疆已被共產勢力，由東北西三面包圍，自難固守。我們現在唯一求生之道：就是組成游擊隊，由東南方的缺口，經青海西部，再越川康，打到滇桂，進入泰越等國，才有生路！」

俟劉治同學話畢，就由方永剛同學接下又說：

「本人的意見，不向南走，要向東行。可沿新綏公路，經蒙古地阿拉善旗，直趨綏遠，去投靠董其武。如董繼續反共，我們當有生路；若董最後跟着傅（作義）走。我們也可以借用傅董部署的名義，掩去我們『國特』的身份，就可活命！」

接下石副站長，就以主持人的身份，先目注了我一下，然後開口發言的說：

「毛李二同學，此次由哈密連袂前來迪化，就持有應變方案。請李科長簡報一次內容，好作比較，何案適宜。」

君強兄和我辦的是一件事，於今石副站長指名要我簡報，乃接着就說：

「君強兄和我由哈密連袂來迪的主旨，就是請求本站以電訊器材及人員，大力協助邊疆人大規模的展開游擊戰，藉以求生保土。這一方案可以涵蓋劉方二同學的部份意見。劉學長所提組成游擊隊的主旨略同，不過方式有異，他主張走蠻荒向南闖。可惜路程太長。恐怕我們尚未到川康，而匪軍已先到滇桂。豈不白辛苦一趟。至於方同學所提投靠董其武一案，只有我這個出生於雁門關外的晉北老，或因鄉誼關係，可能獲得求生之機。你們他省人前去，就會被『喪義』『失武』的傳董二人，當降共禮物，移交給土匪澤東。我決不贊同！」

「那就提出你的高見，我們大家研究研究。」

石副站長一見我對劉方二同學的主張，均不贊同。緊接着來了這樣一句催促語辭。

「以當前新疆的環境來說：我們同志求生的途徑，尚有兩條路可走。其一願意幫助邊疆人打游擊的人跟我來；其二不願意打游擊的人，逕可向南疆撤退。如南疆能固守，我們當然可活命。如南疆亦不守，我們就可翻越帕米爾，或橫渡崑崙山，再繞道印巴南洋，回到台灣，尚可為國保存一點復國元氣。若無力回歸台灣，也可留在南亞自由世界，為反共抗俄的陣容，增加一些現身說法的力量。這是我對留新同志一點求生看法。不知各位學長以為如何？」

我們出身特警班一二期的五人，對新疆應變辦法，討論至此。大家都認為我的主張，不僅容易實現，尤且很有生路。就此定案，不再討論。不過石副站長為了尊重組織，最後的結語是要俟饒站長認可准許後，才能算數。（未完待續）

戴笠的一生

費雲文 著

全一冊定價一百二十元

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，全書各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，

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傳記，要目：○戴笠其人其事○戴笠與忠義救國軍

○戴笠與中美合作所○戴笠與抗日殺奸團○戴笠與雷鳴遠○戴笠與現代

警察○戴笠與鄭介民○戴笠鋤奸記○戴笠與毛人鳳○戴笠生平事跡簡表

附戴笠手蹟及珍貴圖照數十張，叁百三十餘頁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穿線平裝訂價一百二十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